

# 陳崇桂牧師

／于力工

他困在馬來西亞，住在金馬倫，詳情無法奉告。

仁炳的弟弟仁烈，信仰純正，有乃父風，當國內學生工作蓬蓬勃勃，大家都覺得是神在抗戰期間作的一件大事，陳仁烈是大學生團契受歡迎的一位講員，當時的冬令會、夏令會，他常被邀請講道，過去像是一大學畢業，信仰純正，而又在美國讀神學的，鳳毛麟角。（陳崇桂，何守瑛女士，陳玉玲女士，三位均在惠敦大學深造——Wheaton College。）。

陳牧師是南洋一帶教會請他去領會，他原來任教湖南聖經學院，和成奇歸牧師同在那裡教導，當時可以說湖南聖經學院人才濟濟，名噪一時，晚一輩的如程遠（復院後之教務主）、黃漁深，協助作文字及推動成奇歸牧師所推動的司可福函授學術課程，並協助陳崇桂牧師所主編的「佈道雜誌」。

## 佈道雜誌

在抗戰前受歡迎的兩份「巨型」雜誌，是賈玉銘牧師所主編發行的「靈光報」和陳牧師所發行主編的「佈道雜誌」，我在初中讀書時，由於自己已是奉獻的人，故感到讀屬靈書籍和雜誌的興趣。佈道雜誌的社評多是由陳牧師主寫，每一期都有賓路易師母的信息，那是我開始對賓路易師母初步的認識。我最喜歡讀的，倒是每期中「喻道故事」。

記得前後有三篇陳牧師寫的文章，我還記得，一篇是他對趙君牧師一篇講章的評語，文章中雖然沒有提出「趙君影」三個字，事實上

在抗戰前及抗戰期間（指中日戰爭），國內傳道人，神學生中流傳一句話，耐人尋味：「賈玉銘牧師的深，陳崇桂牧師的博」。他們二人當時是神學界的權威泰斗，這也是說他們二人各有所長。賈牧師靈命的經歷及靈命的認識比較深，這從他的講道和他所主編的靈光雜誌的內容可以看出來的，而陳牧師博覽群書，講道時也是滔滔不絕，引經據典，旁博引證。這也可從他所主編的「佈道雜誌」的內容可以看出來的。

由於賈牧師同我是小同鄉，把我當作他的子弟，每次見面都諄諄教導，語重心長，巴不得把他的秘訣都告訴我。他勸我要謙卑，這是傳道人的美德。他告訴我一個經歷，他和陳牧師同被請去上海眾教會所舉辦的聯合培靈大會，過去在吃飯前都有推讓上下座的習俗，大家也謙讓的客套。陳牧師曾留學美國，有西方人的作風，他就先不客氣大搖大擺的坐在首位上，賈牧師則搶坐末座。幾次後主事的牧師看不慣，便說：「陳牧師，賈牧師年紀比你大，是

長者應坐上座，賈牧師請上去坐，——」賈牧師對我說「力工，總要學習謙卑、吃虧、敬陪末座，也是謙卑的榮耀」，我對賈牧師深深敬佩。

後陳牧師由馬來西亞回來，我親自見到他，向他問安，他對人確是有他的性格表現，這也難怪，我們沒有親密的關係，無論怎樣，我對他還是欽佩。

## 陳氏昆仲

在重慶的時代（一九四四年），有一班少壯人士，大家都談得來，合得來（不出去講道，則去重慶衛理堂聚會），其中有陳仁炳（陳牧師之長公子），凌憲揚。陳仁炳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，凌憲揚先生是中央造幣場的場長，孔祥熙請他轉任滬江大學校長。後來在上海作學生工作時，我也曾拜望他，請他協助學生工作。

由於和陳仁炳在一起，有時便問他關於他父親的事。他祇告訴我，太平洋戰事發生後，

是評他，趙牧師初出來往各地去傳的幾篇信息我也熟悉。其中一篇是根據約八11節所說的一個正在行淫的婦人，被人捉到，帶到耶穌面前，試探耶穌如何處置，趙牧師被請去長沙，講了這篇信自，傳講的過程中，陳牧師說趙牧師（當時用「這位青年傳道人」）用「姦淫」一詞不下四十餘次，用的太多了，聽起來刺耳。文中稱，我不敢叫我的女兒聽這樣的講道，雖不是歌頌「姦淫」，卻有引人想入非非之嫌，後來我和趙牧師同工提及此事，他也笑而談之「他是指著我說的」。

第二篇是指摘一個教騙子的文章，有一位遊行佈道家，路過長沙，教會聯合起來，請他講道，此人善道能言，而且有講道集一書出版出售，陳牧師去聽了覺得不錯。但是此人名不經傳，不知何方何許人氏，來蹤不明。他就閱讀他的傳道集，在講道集中有用「教會」，他很奇怪此人是北方人，怎麼會用廣東話的名詞，他記得看過這些講道信息，他曾被兩廣的培靈會請去講道，看過培靈講道集，就去找了幾本來看，才發現，這位傳道人竟是文抄公，一字不差的翻的，而用了他的名字。經這一揭發，這位遊行佈道家，消聲匿跡，不知去向，陳牧師為文，要人注意「假先知」。

第三篇會是轟動一時的文章，在太平洋戰事發動前，他末去南洋一帶工作時，貴州內地會（那時貴州分六十二縣）各地的傳道人、長執、平信徒領袖，舉辦了一次退修會，稱之貴州傳道人退修會，看來聲勢浩大，他來了一看，祇有兩個半傳道人，他覺得奇怪，六十二縣，

縣縣都有內地會工作，有西國教士，但無中國傳道人，算來祇有兩位，還有一個售經員（是聖書公會請來在各地一面賣四福音一面作點見證，憑此而過活，未受過神學教育，祇有識字的程度），所以他稱為半個傳道人，那兩位傳道人，一在貴陽，一在安順，都是由下江來的傳道人（戰時，從沿海一帶逃難來的，通稱為下江人），他回來之後在「佈道雜誌」發表「兩個半傳道人」，對於內地會的政策毫不留情的批判了一番，內地會幾十年來沒有造就華人傳道人，完全靠西教士工作。教會就是差會，差會就是教會。這樣的批判，前所未有的，大家對內地會，祇有私下談談而已，為文批判，這無疑是犯了大不韙，這一文驚動了在內地的各教會，也震動了內地會，他們要思考未來的路線，過去一脈承受了載德生的異象。抗戰時沿海一帶的難民逃往內地，不少的傳道（華人）

也「逃難」來大後方，帶來了異象之的衝擊，這也是神在大動亂中帶來的新的方向。自後一班愛主商人，發動了訓練華人宣教士運動，第一個能帶領的對象就是陳牧師，而陳牧師困在馬來西亞，這才找趙君影，由趙牧師帶頭而掀起了基督徒學生運動。不然今天抗戰期間的「教會史」，是另一種的記載了，神作事是奇妙的。

後來陳牧師輾轉回後方，我初次見到他是在重慶，由於大學生中海改革獻作傳道的日眾，在四川的愛主人士，及內地會的教士們的支助開始了重慶神學院，雖陳牧師為院長，大陸變色後，重慶神學院也就停辦了。

神興起一個人，都有其性格特別之處，像是陳牧師，那種滿不在乎、又敢寫敢說的作風，也是神所用的一種器皿，他事奉了那一個時代，也就安息在主的目光中了。

### 您需要導向這園地 導向需要您投入

大家一同為文字事工擺上 把福音傳開

#### 投稿簡則

1. 來稿請用標準格式稿紙，缺稿紙者可向編者索取。
2. 請勿一稿兩投，投於本教會週刊者例外。
3. 本刊三個月以前截稿，有季節性之稿件請注意早投。
4. 稿件登載後，本刊略致稿酬；如願奉獻稿費者，請註明。
5. 本刊各欄歡迎轉載，但請註明出處。
6. 稿件請寄 Mrs. Evelyn O. Smith

P. O. Box 10734

Honolulu, HI 96816 U.S.A.

